

古文觀止選讀

淨空法師選

周文

1.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左	傳
2.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	傳
3.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	傳
4.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公二年	左	傳
5.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	傳
6.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	傳
7.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	傳
8.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	傳
9. 齊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	傳
10.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	傳
11.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	傳
12.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	傳
13.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	傳
14.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	傳
15.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	傳
16.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	傳
17.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	傳
18.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秦文

19.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24. 陋室銘	劉禹錫
25. 原道	韓愈
26. 原毀	韓愈
27. 獲麟解	韓愈
28. 雜說一	韓愈
29. 雜說四	韓愈

漢文

20.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六朝唐文

21. 陳情表 李密
22.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23.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唐文

30. 師說	韓愈
31.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32. 送孟東野序	韓愈
33. 祭十二郎文	韓愈
34. 祭鱷魚文	韓愈
35.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唐宋文

- | | |
|---------------|-----|
| 36.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 柳宗元 |
| 37. 黃岡竹樓記 | 王禹偁 |
| 38. 書洛陽名園記後 | 李格非 |
| 39. 嚴先生祠堂記 | 范仲淹 |
| 40. 岳陽樓記 | 范仲淹 |
| 41. 義田記 | 錢公輔 |
| 42. 袁州學記 | 李 觀 |
| 43. 朋黨論 | 歐陽修 |

宋文

- | | |
|-----------------|-----|
| 44. 送楊真序 | 歐陽脩 |
| 45. 五代史伶官傳序 | 歐陽脩 |
| 46. 秋聲賦 | 歐陽脩 |
| 47. 瀧岡阡表 | 歐陽脩 |
| 48. 管仲論 | 蘇洵 |
| 49. 心術 | 蘇洵 |
| 50. 刑賞忠厚之至論 | 蘇軾 |
| 51. 留侯論 | 蘇軾 |
| 52. 鼃錯論 | 蘇軾 |
| 53. 超然臺記 | 蘇軾 |
| 54.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 蘇軾 |
| 55. 前赤壁賦 | 蘇軾 |
| 56. 後赤壁賦 | 蘇軾 |
| 57. 三槐堂銘 | 蘇軾 |
| 58. 方山子傳 | 蘇軾 |
| 59. 六國論 | 蘇轍 |
| 60. 上樞密韓太尉書 | 蘇轍 |
| 61. 黃州快哉亭記 | 蘇轍 |
| 62. 讀孟嘗君傳 | 王安石 |
| 63. 遊褒禪山記 | 王安石 |

明文

- | | |
|-------------|-----|
| 64. 送天台陳庭學序 | 宋濂 |
| 65. 閱江樓記 | 宋濂 |
| 66. 賣柑者言 | 劉基 |
| 67. 深慮論 | 方孝孺 |
| 68. 親政篇 | 王鏊 |
| 69. 尊經閣記 | 王守仁 |
| 70. 象祠記 | 王守仁 |
| 71. 瘞旅文 | 王守仁 |
| 72. 報劉一丈書 | 宗臣 |
| 73. 青霞先生文集序 | 茅坤 |
| 74. 五人墓碑記 | 張溥 |

清文

- | | |
|--------------|-----|
| 75. 原君 | 黃宗羲 |
| 76. 與友人論學書 | 顧炎武 |
| 77. 通蔽 | 方苞 |
| 78. 騾說 | 劉大櫟 |
| 79. 黃生借書說 | 袁枚 |
| 80. 觀漁 | 梅曾亮 |
| 81. 病梅館記 | 龔自珍 |
| 82. 原才 | 曾國藩 |
| 83. 塊肉餘生述前編序 | 林紓 |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石碻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 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左 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紕、紘、紝，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 傳

楚武王侵隨，使鬬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 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 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齊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 傳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

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 傳

十月，晉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 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 傳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 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 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 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斟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三月，越及吳平。)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 諸葛廬，西蜀 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 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我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圯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圯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予者，故予爲之傳而自鑒焉。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惟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

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升斗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

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而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我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病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

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長；成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奏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睨睨，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蹕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於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 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燒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滄瀧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有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

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 回祿之相吾子也。

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相弔。許不弔災，君之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 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窅，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 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工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 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 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

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盱江 李觀諭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國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爲國者之憂！」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 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 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送楊真序

歐陽脩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

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瀧岡阡表

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儵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儵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

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唯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

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兇，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

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鯁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大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勵，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畜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裊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側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

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

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

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

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 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 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 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

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述，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之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哉？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
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
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

於是予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 蕭君圭 君玉，長樂 王回 深父，余弟安國 平父，安上 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 王某記。)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顛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臺 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記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

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

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

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由然而興耶？

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煜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斃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繇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因於夷狄。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

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奎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爲內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

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勾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

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

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奸，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仿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

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

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 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

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聞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

青霞 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

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歔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

君既沒，而一時鬪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

「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五人者，蓋當蓼洲 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闖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眾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僂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闖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闖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 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 吳公，太史文起 文公，孟長 姚公也。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爲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 紂之暴，猶謂湯 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縻，固扃鐺，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 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桃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

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

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

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群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乘騎者皆賤騾而貴馬。

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謂賤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於其心，而堅不可拔者，世之所謂貴者也，然則馬賤而騾貴矣。

雖然，今夫軼之而不善，檣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之善者，非人耶？人豈賤於騾哉？然則騾之剛復自用，而自以爲不屈也久矣。嗚呼！此騾之所以賤於馬歟？

黃生借書說 袁枚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

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

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度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蟬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觀漁

梅曾亮

漁於池者，沉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

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

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櫛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嚮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嚮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于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此書爲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書，分前後二編，都二十餘萬言。思力至此，臻絕頂矣！古所謂「鎖骨觀音」者，以骨節鉤聯，皮膚腐化後，揭而舉之，則全具鏘然，無一屑落者；方之是書，則固赫然其爲鎖骨也。

大抵文章開闔之法，全講骨力氣勢，縱筆至於灑灑，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無復檢舉，遂令觀者得罅而攻。此固不爲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終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窮水盡，輒發奇思，如孤峰突起，見者聳目，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手寫是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湧現，隨地關合。雖偶爾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閑閑著筆間，已近拾即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來源。綜言之，如善奕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後來咸得其用，此所以成爲國手也。

施耐庵著水滸，從史進入手，點染數十人，咸歷落有致。至於後來，則如一群之貉，不復分疏其人，意索才盡，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猶敘盜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聳懼。若是書，特敘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蹟，自不善操筆者爲之，且懨懨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爲奇，撮散作整，收五蟲萬怪，融匯之以精神，真特筆也。史、班敘婦人瑣事，已綿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繹。其長篇可以尋繹者，唯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敘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豔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噉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使吾中國人觀之，

但實力加以教育，則社會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風，謂歐人盡勝於亞，似皆生知良能之彥，則鄙人之譯是書，爲不負矣。

閩縣 林紓敘於宣南 春覺齋。

